

生活奇觀探行

準備者：林怡華

參訪國家：芬蘭 瑞典 丹麥 德國 愛沙尼亞

行程日期：2016 年 4 月 23 日 - 6 月 05 日

克里斯欽自由城

CHRISTIANIA

簡介

位置：丹麥 哥本哈根

類別：生活方式



綠意盎然雜草叢生，進駐居住的傾斜小屋位於供應全區暖氣的小鍋爐上層，透過燃燒二手木屑發熱，離開時我僅支付 1 克朗（約台幣五元）的暖氣費用，負責添加燃料的人還在越南的時差，爐火裡燒的只剩空氣，自己也就在無知中捱過寒夜，簡陋小屋裡卻設備齊全，有工作區、廚房、洗手間、臥房和世上最小的洗澡間，你需要相當苗條才得已達成洗澡這項任務，你亦可選擇使用當地居民才能去的男女混浴公共澡堂，只能慶幸自己不受幽閉恐懼症的困擾。不時發起癢打起噴嚏，屋內相當雜亂卻頗有山中小屋郊野氣息，你可從屋中擺置與遺留物得已窺探想像先前駐留人的樣貌，狹窄的空間讓人好似在太空艙睡眠一樣。自由城居民除了佔領舊屋之外，還有以旅行車的方式駐留，隨著時間與需求延展，開始在原有的結構裡加蓋浴室廚房以及兒童房，抑或因應地勢重建新居，都是使用當地二手材料建構的，自由是建立在與自然共生共識上。自由城裡是舒適的腳踏車區，因為禁止任何的車輛行駛，即使哥本哈根重要街道都有獨立的腳踏車道，自由城卻擁有難得的鄉村景色。



Christiania 是後嬉皮文化的代表之一，源自於動盪與激情的 60 年代，1969 紐約時代廣場，數千名青年上街反戰，1968 年法國學生運動五月風暴，美國歐洲其他各地青年不約而同解放起義，儘管訴求不同，但大多來自青年對於未來的不安，以及對於現況的不滿。1971 年，丹麥哥本哈根，一群年輕人不滿撞開了廢

棄軍營（Bårdsmandsstræde）的柵欄，即刻宣告建立克里斯欽自由城（Fristaden Christiania）奉行無政府主義。這是一連串無預料並非偶發的行動，一開始是周邊的居民闖入廢棄區域，只是希望可以給他們的小孩多一些生活活動空間。接著一群青年舉辦了一個展覽，展覽主題為 give and take，嬉皮與社會邊緣人在此變賣他們的物品，展現他們的作品，包含了戲劇表演，攝影等活動，包含了一個獨立報紙的創刊。而這個報紙談到了這個廢棄的軍營並提出了許多使用想法。哪群人首先佔領廢屋已眾說紛紜，但這無關緊要，短暫的一個月之內，已經有 150 人左右進住（目前的人口成人 650 人，小孩 150 人左右），他們夢想著在自由裡建構天堂。

警方無止境追趕驅逐同時，自由城也越來越有共識，加上因為佔領軍營的人越來越多，警察已經無從驅趕，因而展開和政府的第一次的合約，丹麥國會有條件通過，讓克里斯欽以社會實驗的名義為由得以保留，並保有其部分的自治，社會民主黨相較於自由城友善的，隨著丹麥政府領導變更，對於自由城的態度不同，所以接下來也面臨著更多的交涉合作與衝突抗爭，直到今日。



photo credits: christiania.org



“每個人可以做任何的事 只要不干擾到別人。”

在這裏，你可以選擇安靜地生活或者積極參與公眾事務，人們在此實踐最為單純與廣泛定義的自由“每個人可以做任何的事只要不干擾到別人”。這種自由你是連動物都感受的到，一種你無法被賄絡與制約的神氣氣質。不受法律與規則治理，人們自動自發分工合作，建立好回收的系統，使用舊的油桶做爐火，並開始舉辦一些音樂表演，現在他們有自己的報紙，電台，郵局，托兒所，衛生所甚至貨幣。固定的會議是打從自由城一開始就建立的，因為人口增加所以區分為10個自治區，得以分享意見並取得共識。會議為尊重平等與民主，採用共識制，亦即是無論多細微的決議，都需要取得所有人一致的決定才得以通過，亦即無論多高比例的共識，當中只要有一人持反對意見，即便無法通過。這讓所有的權利與義務落在每個居民的身上，這裡所謂的民主並不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概念（以多數意見犧牲少數意見），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但也因此會議有些問題需要將近半年以上的時間討論才得以完成。

Non-Violence (拒絕暴力) 是這裏少數的法則之一，幽默是他們最強悍的武器。為了彰顯權威，丹麥警察仍舊不定時會進城巡邏，全副武裝警察團隊讓氣氛瞬間凝結，正擔心著是否要事發生，仔細端倪警察僅清秀地拿著錄影機奢望能找到犯罪的證據，自由城的居民這時也會穿上警服，背上印著 IDIOTI (丹麥的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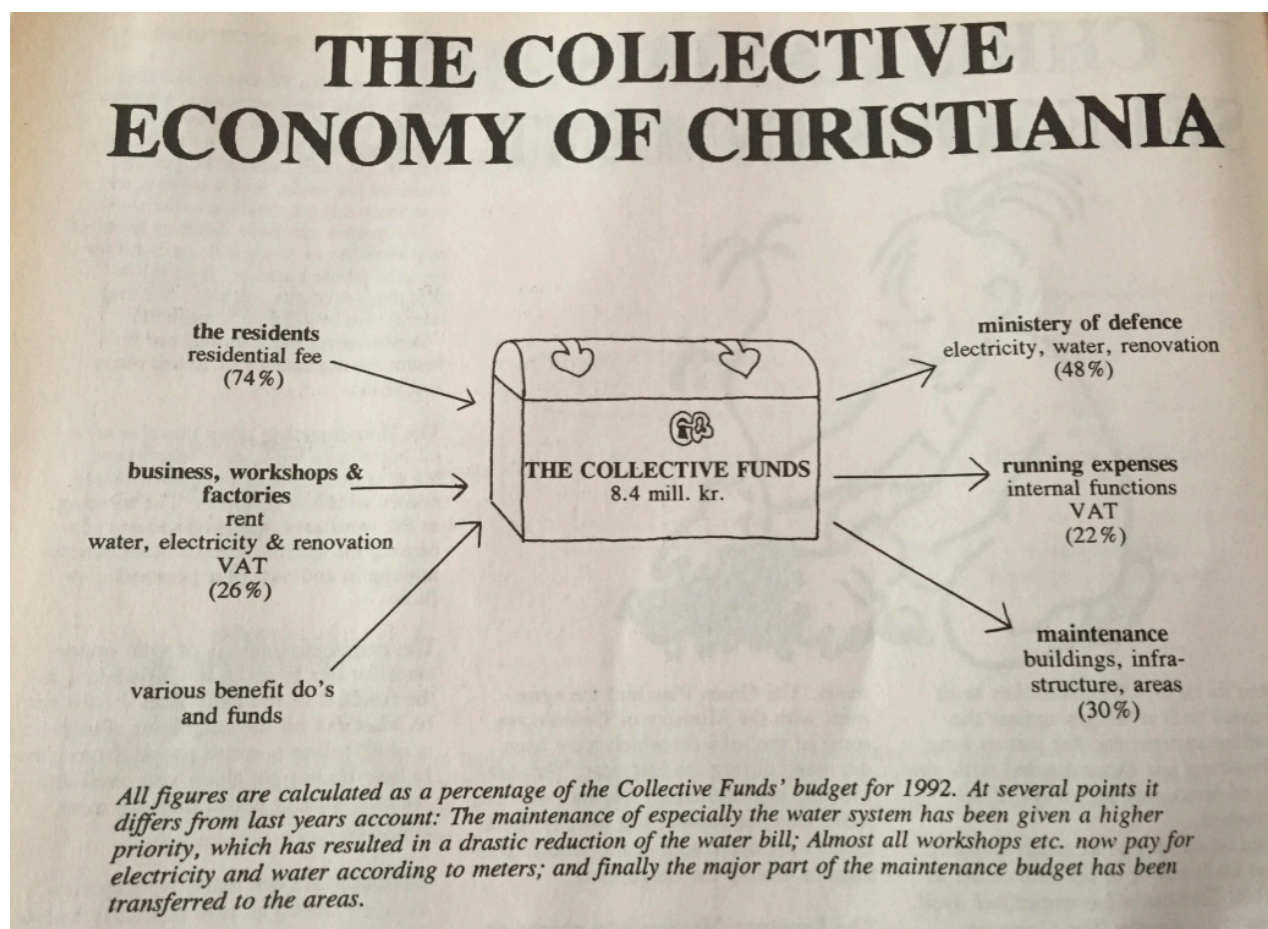
察服後面印製文字 POLITI)，尾隨警察們到處偵查....。1974 年 哥本哈根的聖誕佳節，別忘了帶著心愛的家人到百貨公司晃晃，你會碰到大方的聖誕老人發送著無上限的禮物，興喜的民眾無力發現店員焦躁不安心急如焚，只因為聖誕老人是真的，只是他不來自芬蘭，而來自自由城，克里斯欽居民裝扮成聖誕老人，到百貨公司免費發送禮物給客人，理所當然與警察發生衝突，但他們最後還是贏得勝利，因為民眾隔天便在報紙上看到警察打聖誕老公公的新聞與照片。自由城的居民更善用創造與藝術去藉由藝術去軟化許多的衝突與聲援正義。當政府毀約決心要把自由城清理時，自由城的居民則忙著舉辦許多音樂與藝術活動，邀請所有人來參加，讓大家知道這裏的美好，藉由丹麥民眾的聲援，拆除計畫無止境的延期直到今日，目前自由城也成為哥本哈根重要的觀光景點之一。

“我們不是在對抗政府， 我們是在抵抗全世界。”

當投資客興奮著高價拋售房屋，新一代早已無能購屋的當下，自由城的居民數十年前早已看穿這項資本主義的詭譎遊戲。自由城最重要的堅持在於去財產化，他們花了多年心力整修建立的房子，居民有使用房屋的權利，卻不擁有房屋，房屋屬於克里斯欽，這讓房屋不會成為生財的工具，讓下一代跟其他人未來能繼續以合理的費用來使用，當所有房子屬於公有時，每個人能保有最基本人權“居住權”。一個很關鍵的部分在於，居住權以及房屋所有權應該是分離的概念，其實在 1948 年經過二戰的教訓與經驗，聯合國大會所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中就已將這兩個權利分別列出與說明。諷刺的是到現在，即使是在高唱民主自由的高水平國家，許多的人民都還在努力爭取這最基本的人權。而在自由城裡，他們藉由放棄房屋所有權，得已讓所有居民都享有安定的居住權，藉由放棄才能得到的自由。



自由城共同經濟圖



“我們有權住在這裡，
因為我們使用這裡。”

當地的居民告訴我 “我們有權住在這裏，因為我們使用這裏。” 的確，我們現在所談的擁有權在大部分的狀況代表的僅是權力，過多的權力帶來的是控制。所以我們必須重新（釐清扶正）定義擁有權的定義，應該更著重於良善的使用權，而並非只是合法持有。佔有相對有用是較具強勢與負面的詞彙，這些因合理需求並且善加使用的佔領行動是較具邏輯的，反而過量合法持有的控制權，才是一種佔有。所以我們今天談自由，在合理的狀況之下，我們可以義正嚴詞的要求，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之下，我們有自由做所有想做的事。但同時我們更要去保障的是，不傷害我們的前提之下，別人也有自由做所有想做的事。

“WE HAVE TO
COMPROMISE IN A
CERTAIN WAY FOR
SURVIVE”

即使過了四十五年，還是有許多人對自由城擁有著幻想，一種對制度外的想像，真相是其實很多原佔民（一開始佔領軍營的居民）都已經失望搬離這個地方，經過四十年後的現在，在自由城裡你其實看不到什麼當地人，路上張揚行進大多是外來客，居民為了遠離喧囂都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裡，自由城因社會實驗之名而得以保存，似乎也成為實驗下的楚門，自由城淪落城外人聚集飲酒作樂毒品集散區，也造成外來著對自由城的誤讀。城內租借腳踏車店長告訴我為了生活你必須要某個程度的妥協。“他們想要單純清淨一些卻同時也需要外來客所帶來的保障與錢潮，縱使淡泊名利，也過著妥協後的生活。

由於居民並不具有房屋擁有權，不過他們毋須支付土地稅，但其實自由城的居民仍舊需要繳稅，並擁有著醫療福利，許多人在市區工作，小孩們也都在城外接受教育，城裡目前只有數間托兒所，居民曾試著在城內開設學校，但因學生人數太少而難以持續，很多人是拿著丹麥的生活補助金過活。



2011 年初經過多次協商，丹麥政府同意以 7,620 萬丹麥克朗（約台幣 3 億 8 千萬）讓居民買下土地，目前為止雖然雙方統治權仍有爭議，但克里斯欽至少仍保有原來的自治。然而背負著重債不是最大的問題，而是這越來越有商業化與同質化的過程，這浪漫的烏托邦早已失去原有味道。



“唯有意志才能創造天堂，而我們就是自己的烏托邦。”

離開時，哥本哈根下起了陰霾大雨，就如同我的心情一般，自由城裡的居民和我們都一樣，自由沒有比較多，煩惱沒有比較少，如同烏托邦出處的詛咒“沒有的地方”（這個詞出於希臘語於：οὐ，意為「不」，和 τόπος，意為「地方」）我來到這個最後的烏托邦只是為了證明世上沒有真正的烏托邦。

然而也就在同時，烏雲間透出了光芒，我才領悟到，自由不代表具有選擇的機會而已，而是具有建構選項的機會，並從中選擇。自由城的原佔民當時選擇作為暴民，建構他們的新選項。自由城成功地提供人們另一種可能與思考模式，它的存在就是一個活著的紀念碑。烏托邦不是一個理想的疆域，而是思維的自由境界，鄭南榕就算是被拘捕都是極致的自由。自由從來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思考與創造的過程，是相當趨近於藝術的本質，所以不論在哪，我們都可以創立天堂。唯有意志才能創造天堂，我們就是自己的烏托邦。

丹麥創意實驗室

Space 10

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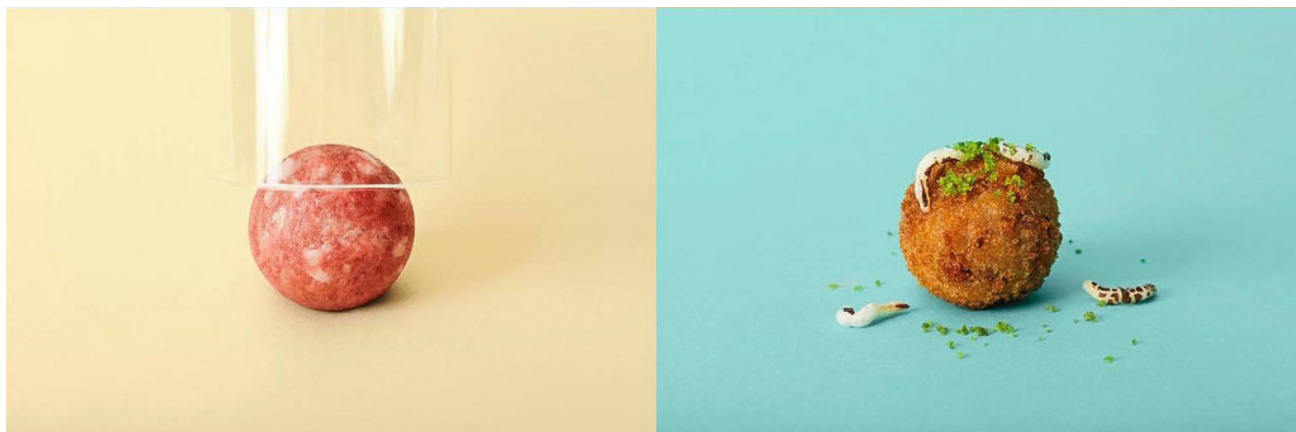
位置：丹麥 哥本哈根

類別：非營利空間

網址：www.space10.io



成立於 2005 年 11 月，位於哥本哈根鮮食集散區，這個佔地一千平方公尺的原龍蝦冷藏庫房搖解構重組成為未來實驗室與展覽空間。Space 10 由 IKEA 和 Trailerpark Festival 音樂藝術節與 Rebel Agency 創意工作室之創辦人 Carla Cammilla Hjør，集結設計師、創業者、藝術家、科學家共同建立的創意空間。為了打造更美好的未來生活，這裡不銷售產品而是展示概念，透過講座、工作坊、展覽、駐場計畫等活動，以探索未來城市生活為目標，試著解決與影響全人類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近期的駐廠荷蘭創意家和設計師 Bas van de Poel，因應全球過度浪費以及部分區域卻糧食短缺，發展了明日肉球計畫（Tomorrow's Meatball : An exploration of future foods），如同其他的活動主場都是在充滿新意並不按常理擺設的桌椅，你可以躺在用充氣球和白毛毯所致長的雲朵沙發，讓人可以相對放鬆更能參與者激發更多的創意。這場實驗活動，你可以看到粉末球、3D 列印球、昆蟲丸等食物概念設計，代表未來食物可行性以及對於當今飲食的檢討。



Carla Cammilla Hjør 表示，space 10 不知未來會如何，每天都是全新的挑戰，最幸運的事他們得到 IKEA 全力的支持，所謂完美的藝企合作，他們得到 100% 的贊助以及 0% 對於計畫的干預，讓他們得已嘗試更多實驗性的計畫與活動，這大概是讓 Space 10 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尊重並信任專業，這是最難能可貴也值得國內仿效的一個重點。

更重要地同時，IKEA 的員工藉由活動的參與，淺移默化的影響了他們的工作思維，一個更為永續以及環保的發展模式。

photo credits: space 10

丹麥哥本哈根城市公園 SUPERKILEN

簡介

位置：丹麥 哥本哈根

類別：生活空間

採訪對象：當地住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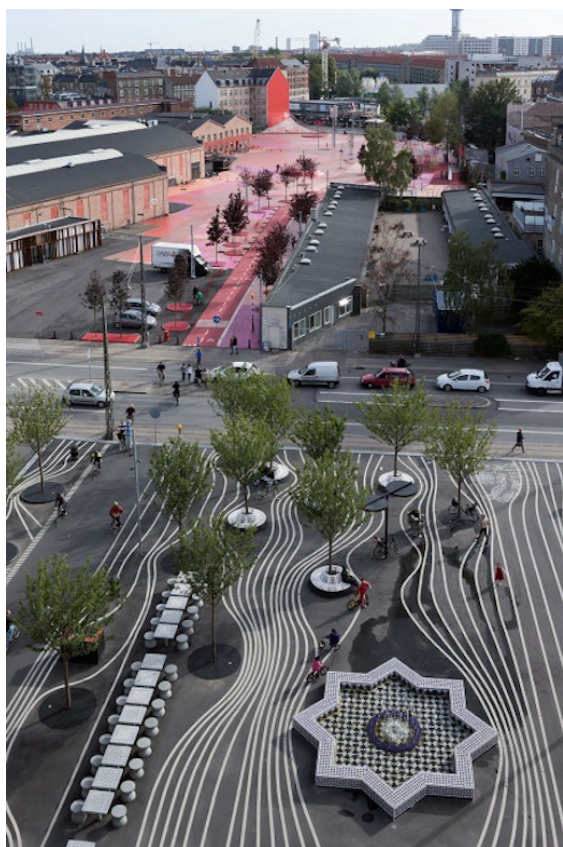


Photo credit: BIG

哥本哈根的 Nørrebro 社區，是一個融合將近 60 個國家居住，總族構成最多元區塊，曾經是市區最多騷亂以及衝突的城區。Superkilen 並非一項單純的公共工程，而期以藉由藝術的介入讓此地成為跨地域文化的交流平台。由藝術家 SUPERFLEX 和建築事務所 BIG、Topotek1 和共同合作設計的城市公園，是一座以「世界花園博覽會」為主題，融合建築景觀和藝術的公園。此計畫由哥本哈根市政府和 Realdania 基金會發起與贊助，從 2009 年開始施工，並在 2012 年 6 月對公眾開放。

“與其僅將丹麥的題材至於場域中，我們認為更應集結在地力量與全球經驗供同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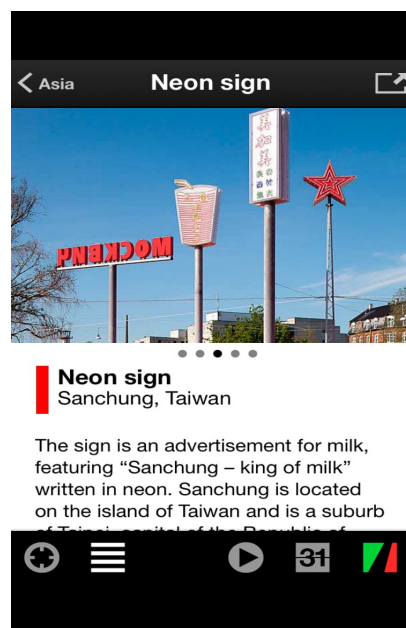
在思考如何設計時，BIG 的計畫負責人 Nanna 提到：「與其將丹麥的設計置於場域中，我們認為更應集結在地力量與全球經驗共同創新。」於是這座公園不只是由負責的建築團隊與藝術家單向的成品，更透過多次舉辦工作坊、與在地住民對話溝通，藉由雙向設計而創造出來。除了與居民對話之外，五個團隊勝至飛往部分國家進行更完整的考察並帶回當地的物件，顏色材料的使用以及公園物件的選擇，都是中立於各種文化的基礎上，反映了在地的多元族群，目前共包含了來自 50 多國超過百件的作品，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街道。

公園區分為主要三大部分，粉紅廣場提供市集以及休閒空間，白條紋廣場作為公共聚會場所，而綠色山丘則提供了較為大型的體育活動區。不同於其他公共工程計畫，在整個設計是與使用者共同溝通後所達成的結果，文化多樣性是計畫的主要重點。



公園中的物件無論是大設施或是小椅子，你都可以看出來自不同國家的居住市民的生活元素與文化樣貌，日本的章魚溜滑梯、美國的甜甜圈標誌、以色列的排水管道、西班牙的鬥牛牌誌，連種植的植物強調多樣性，每個作品都標示著雙語的介紹牌誌（丹麥與物件原國語言），其中包含來自台灣三重的牛奶大王霓虹招牌。

此外他們更開發了城市公園的同名 app，裡面含跨有所有物件的作品資料，更有國家的簡要歷史資訊，藉由藝術生活軟化當地的衝突，也讓居民藉由瞭解而尊重多元性，公共藝術在許多地方已經被狹隘定義為在公共場所所置放的裝置作品，然公共藝術最重要的“公眾性”卻常被忽略，城市公園藉由公眾的參與與對話，進而建置符合需求以及當地文化的計畫，完整詮釋公共藝術之定義與其作用力，以及當藝術介入社區時應有的對等態度



塔林藝術創意園區 Teliskivi Loomelinnak

簡介

位置：愛沙尼亞 塔林

類別：私營空間

網址：telliskivi.eu



愛沙尼亞於 1991 年脫離蘇聯獨立後，加上加入歐盟，西方資本開始湧入，當地迅速的發展著。**Teliskivi Loomelinnak** 成立於 2009 年，佔地 25,000 平方公尺，約 10 座舊工業大樓重新規劃為以創意經濟導向的園區。遠離令外國人醉心世界遺產老城區，位在塔林火車站的後端，當你開始嗅到當地生活氣味時，甚至覺得些許擔憂時，穿越鐵軌，你即便抵達了這創意天地。

藝術空間與文創商店的陸續進駐，週末舉辦著跳蚤市場，街頭表演和各式工作坊，加上多選擇咖啡廳與餐廳，宜人的夏日，這是個適合家庭活動的地方，也是各式藝術節的舉辦場地，我抵達時剛好遇上了一年一度的爵士樂節，節目每日活動到午夜。塔林人口目前約為 40 萬人左右，或許是正因為人口比例較少，並位於相對不熱鬧的區域，你可以很舒適的在此漫遊著，主要目前尚未有大型商業機構入駐，雖然是私人營利組織營運著，卻少有銅臭氣。離開時，雙手合十，期盼著數年後它能繼續保有原有風貌。



赫爾辛基卡培利藝文中心 KAAPELI

簡介

位置：芬蘭 赫爾辛基

類別：公辦民營空間

網址：www.kaapelitehdas.fi



座落於赫爾辛基西側，占地五公頃的卡培利藝術中心所在地原是 Nokia 舊有電纜工廠，印此內部相當寬敞並具有挑高的空間。政府於 1991 年與 Nokia 換地取得該場域的所有權，並委任由房地產公司負責營運，政府並不干預的營運方針，已經成為赫爾辛基最大的藝文集散地，許多藝術家設計師創作者舞團的工作室都設立在此之外，甚至還包含了運動文化組織，如空手道、柔道、技擊等，藝術單位也相當廣義分佈，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樂，建築與設計，更有各式小型博物館。赫爾辛基國際藝術家進駐計劃 (Helsinki International Artist-Residence Programme，簡稱 HIAP) 也位於此，充分利用廠房空間並有效轉型為綜合文化中心的代表。

營運的辦公室組織為 12 名員工左右，包含執行長、負責工作室租借組、活動管理與規劃組、公關組與維運組。場地承租給藝術家的租金相對低廉，保障藝術家的使用權。除了本身租借單位所舉辦的展覽活動之外，更透過外界組織所舉辦的各式表演活動，用以吸引更多的訪客。目前主要的營業額來自於租金的收入，收入的部分扣除營運費用之外，部份回饋給市政府，另部分收入則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組成委員審核補助與支持藝術家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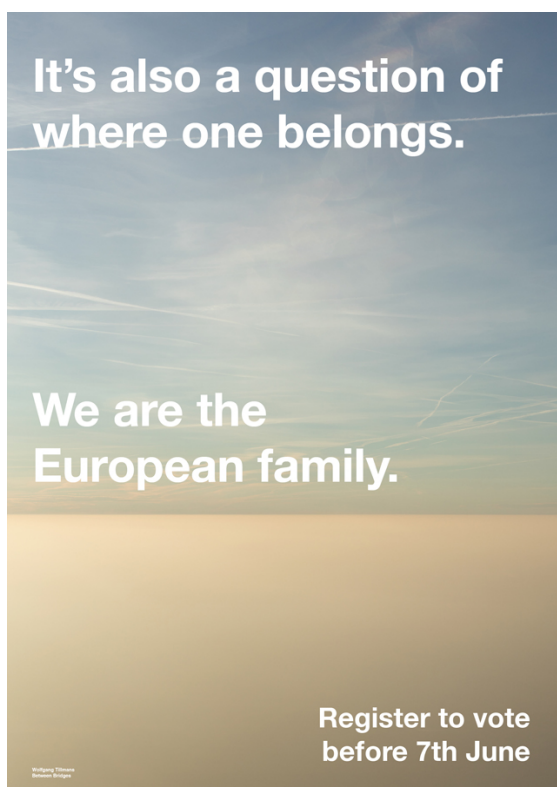
柏林非營利計畫空間 Between Bridge

簡介

位置：德國 柏林

類別：非營利藝術計畫空間

網址：www.bwtweenbridge.net



這幾年 refugee 除了恐攻之外已成為歐洲最擔憂的關鍵字，在這次歐洲的行程拜訪，當地居民的討論之外，許多美術館以及藝術空間都不約而同以直接或間接討論目前的難民狀況，這不僅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歐陸的問題，難民問題似乎讓歐洲各國從未如此的緊密過。

在北歐這些所有高喊民主人權的國家，也在此時面臨了最大的挑戰，在北歐談論難民問題如同在台灣廢死問題一樣，很少人不會被道德給狹持，任何人即使有正當理由不認同國家接受過量的難民，就便被冠上種族歧視之名，到現在每天都有難民為了逃離而在途中死亡的，沒有人有完全明確的方案。

不僅只是難民的安置問題，這場浩劫更引發人性的挑戰，偷渡集團以招攬協助有意到歐洲拘留的人，偽造敘利亞身分更成為一項新興事業，歐洲刑警組織估計 2015 年偷渡集團藉此以獲利約 60 億歐元。在巴黎恐攻之後，更多國家對於收容難民的意願下降。恐怖份子成功的達到目標，而受害的永遠是最弱勢的子民。

“Between Bridges wants to be a forum, however small; a platform, however powerless, to discuss and organize activity from within the art community”



Between Bridges 為知名德國攝影藝術家 Wolfgang Tillmas 所主持計劃營運的計劃空間，特別為難民舉辦展覽，講座，藉由開放性平台討論相關問題與因應之道。Wolfgang 提出人們對於難民以及經濟移者的差異混淆因而缺乏同情，右派為首的領導黨派對於歐盟的實質影響，都加重了目前的問題。

空間裡擺置著各式相關的資訊，同時也藉由展覽的方式做更為系統性的延伸，每個週四傍晚便舉辦活動講座用以分享經驗與意見。這個沒有時間限制的開放性計畫的確無法提供簡易迅速的藥方，但如同藝術家所提及的，猶豫更不是個方法，唯一不可妥協的方式便是去瞭解他人。我們更需要藉由更多的溝通，才得以去面對目前的問題。

